

失去的风景线

龙志毅◎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失去的风景线

龙志毅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去的风景线 / 龙志毅著.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1126 - 024 - 3

I. 失… II. 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415 号

出版单位: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贵阳花溪区贵州大学北区

邮 编: 550025

责任编辑: 闵 军

印刷单位: 贵阳云岩精彩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贵州大学出版社

开 本: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6 - 024 - 3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贵阳云岩精彩印刷有限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851 - 5871132 5811132



龙志毅 彝族，云南永善人，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政界》、《王国末日》、《省城轶事》、《岁岁年年》、《冷暖人生》、中长篇集《厂长的私生活》、《龙志毅小说选》、《龙志毅散文选》、散文集《云烟踪痕》等。

作者的话

本集子共收入作品 47 篇。书名《失去的风景线》，是按照常有的惯例取其中某一篇的题名为书名，并不代表作者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当然，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收录的作品所记所忆所谈之事，都是作者生活中的所历所见所感，一句话：生活中的往事。如果它们也可称为生活中曾经有过的风景线，岂不就与书名暗相吻合了？

47 篇作品中，少数在报刊上发表过，大多数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作者按其内容将它们分为三组，或曰三个栏目，即：杂记、杂忆、杂谈。所谓杂记，是以记事为主，通过对某件事物的记述，蕴含和体现作者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谓杂忆，则是通过对亲身经历过的某一往事的客观叙述，体现作者对所叙之事的感受。所谓杂谈，基本上属于随笔之类。作者对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某一件事有所感受，或者在阅读中产生了某种触动，便将其记下并借题发挥，唠叨几句以表所思所想，也不过是一些肤浅之见罢了。其实无论哪一种，每篇都有记有忆有谈，记、忆、谈是融为一体的，只不过各有重点而已。从大散文的角度来说，都可称之为记事类散文吧？这里所谓的“杂”，也就是无整体内容，无系统构架和设计，看到什么记什么，想到什么忆什么，感到什么谈什么，杂乱无章，如此而已。

还要说明的是：第一组二十一篇杂记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当年作者的日记中选录出来的。日记一般都很简要，选录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也就是说经过整理，文字与当年的日记已略有不同，但所记之事和作者的感受，则保持了原样未变。由于是日记摘抄，便根据时间的先

后而排列。最早的《琉璃厂见闻》为 1979 年秋天，最晚的《再登龙门》为 2002 年之夏，多数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从《哀乐声中的回忆》之后的六篇，不是从日记中选录者，也按其成文的年代排在后面。杂忆的十二篇，也基本上按照所忆事件发生的年代先后而排列，时间跨度较大的三篇排在最后。杂谈的排列未按时间先后，随意性较大，其排列先后并不代表作者的倾向。

最后借用书中一篇杂谈的主题作为结束语——“读者才是上帝”，是与非由读者评说吧。

目 录

(一) 杂 记 (二十一篇)

琉璃厂见闻	(3)
北海杂记	(7)
哈尔滨畅想	(10)
夏日炎炎走颐园	(14)
追悼会内外	(18)
文凭的尴尬	(22)
烟雨江南道	(26)
黄浦江畔遇故人	(30)
三下惠水	(35)
在干渴的土地上	(41)
见惯不怪	(45)
日月山下	(49)
校园幽径独徘徊	(53)
夜宿赤水边	(58)
失去的风景线	(62)
哀乐声中的回忆	(66)
在沈从文故居	(69)
四十五年过去	(73)
再登龙门	(79)
康定情歌的回音	(83)
岁月悠悠情依旧	(87)

(二) 杂 忆 (十二篇)

硝烟未散的时刻	(95)
伟大人物的小镜头	(105)
不合时宜的调研	(112)
一颗“高产卫星”的浮沉录	(120)
“五七干校”生活侧记	(128)
八十里路云和月	(142)
远行记	(150)
往事知多少	(168)
一次有趣的差使	(177)
我与文学的情缘	(188)
难忘的大杂院	(199)
忆朝柱	(206)

(三) 杂 谈 (十四篇)

为“百家争鸣”的归来欢呼	(213)
从陈圆圆的归宿说起	(215)
垃圾堆里捡来的史料	(219)
也谈样板戏与红色经典	(223)
且说平儿办案	(226)
袁世凯的拍马术及其他	(230)
谁是“上帝”?	(233)
历史的玩笑和开玩笑的历史	(235)
有感于富婆征婚	(239)
门外人说诗	(242)
依然闪光的星	(245)
真实出真情	(249)
初读《平南传》	(253)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问题之我见	(258)

(一)

杂

记

琉璃厂见闻

趁会议休息的机会，决定去参观琉璃厂。

前些年读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琉璃厂曾作过描写，对我很有吸引力。其一是可以买到古装书，书中说：琉璃厂“路旁尽是些‘书坊、笔墨、古玩等店家。”其二是琉璃厂的经营作风，书中作了有趣而详尽的叙述。无论走到哪家店里，总是老头小伙一齐上，端茶递水送毛巾，口里不停地叨念：“您好久没来了，您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买的是谁家的书，总没请过来？”“您一向忙吧，我计算您有两个月没来小店哪！”如此等等，其实所谓一向如何如何，您两个月没来等等却是第一次光临的陌生人。其油腔滑调虽属可笑，但也可看出会做生意，会拉顾客。比那些捧着铁饭碗坐在柜台上，对顾客不理不睬像是来向他讨债的强多了。但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琉璃厂的书市是否还在，却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打听过。前不久看到报上有一条琉璃厂古书画市场恢复营业的新闻，它引起了我的兴趣。北京的名胜古迹，繁华市井都去过不止一次了，唯独这琉璃厂尚无一面之缘。于是暗下决心，下次去北京，一定拜访琉璃厂。今天可以如愿以偿了。

逛市场不比走亲戚，总得有伴才有味道。早餐时我便征求去琉璃厂的伴侣，也许是搞工业的人一般不喜欢什么线装书、字画、古玩一类的东西吧，结果连征求带动员也没有一个人响应，只有四川的李主任甩出一句：“看到有《镜花缘》帮我买一部行不？”于是只好“单骑”游琉璃厂去了。

今日的琉璃厂已远非吴研人笔下的琉璃厂。街道整洁已无尘土飞扬的现象，两旁的房舍门面也改变了模样。多数为中西合璧似的建筑，依然古色古香者也有但很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左顾右盼，希望能找到一家线装书店。迎头看见一幢很洋气的门面，旁边还附设了一间咖啡吧。那门上“中国图书……”的招牌吸引了我，便朝它走去，却见门口竖有一牌，上书“专供外宾”四个大字，原来是赚洋钱的！我退了回来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个字画店的招牌，门面却是原汁原味的中式传统建筑。我的兴趣虽然不在于字画，但依然被其吸引，随意看看总可以吧？于是掀帘而入，果然有一个六十上下的老头起身笑脸相迎，我立即便想到那“您一向好，许久不来小店了”的趣闻，但老头说的却是：“同志，这里只供外宾！”语言现代化，营业也全方位地外向化了。我“哦”了一声连忙退出。又一连走了几家，多数门口都贴有“专供外宾”一类字样，少数没有这类字样的我便进去“巡视”一周。但无论是专供外宾也好，或是外宾内宾一起供也好，都清一色是字画、古玩店，还有笔墨纸砚店，唯独没有古书店。我有点扫兴了，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不是分明说了有书店的吗？书上那个第一人称的“我”，走进一家叫“老二酉”的书店，看见一箱被别人订购了的书，共是三部。有两部不是名著，现在也忘其名了，但第三部《金瓶梅》却至今记得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了，“老二酉”，我的记忆没有错，就是这个名字，找“老二酉”去。于是我向路人打听，还向一家字画店的店员打听：“请问，老二酉书店在哪里？”得到的回答不是摇头不语便是四个字：没听说过！无奈之余我便想到了“荣宝斋”，其实今天来琉璃厂的主要目标便是“荣宝斋”，其余都是随意走走而已。从近来一些文字中看出，它是现今琉璃厂挂头牌的书画店，也是最老的书画店之一，建于清光绪年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没有提到它，我是从其他资料上得知的。为什么没有提到就不清楚了，也许那时

还没有“荣宝斋”，或者它那时是个小店不出名？谁知道呢。“荣宝斋”的创立时间，据有关资料介绍是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呢？我看见过的介绍资料只笼统地说“成书于晚清”。晚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光绪的三十四年和宣统的三年算晚清，那么同治的十三年乃至咸丰朝呢？算不算晚清？不过，从书中的叙事来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很可能成书于“荣宝斋”创立之前，也就是光绪二十年之前。因为书中提到了后来（光绪二十六年）与“荣宝斋”合并的“松竹斋”，而且还浓墨重彩了一番。说明吴研人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荣宝斋”尚未建立，至少是尚未与“松竹斋”合并成为一大名店。

这些历史上的事，眼前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眼前之重是找到“荣宝斋”，从它那里买到一部满意的线装书，不负今日之行。我正自东张西望之际，忽见前面不远的一家字画店门口，有一位和我一样的“外来客”在打听什么，店员的回答挺大声，我听清了：“往西，过马路就是‘荣宝斋’。”真巧！我也一转身，顺着他指引的方向，往西过了马路，走不多远，“荣宝斋”三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门面很大，依然中式瓦顶，古色古香。会不会又是“专供外宾”的呢？我瞄了一眼，并无这样的字样。进出的人员有外宾（一批日本人），也有“内宾”，于是我放心地信步而入。果然没有受到什么阻拦，但也没有“您老许久没来哪”的店员迎上前来装烟上茶送毛巾，只有几个年岁不轻的妇女在柜台上忙着，大约是“您老许久没来了”们的孙女孙媳辈吧？她们置进进出的客人于不顾，只同那些看中了商品或者已成交的客人打交道。昔日的那一道有趣的营业风景线已经见不到踪影了。

我在宽敞的营业间里沿着柜台溜了一圈，原来都是字画，并没有书籍。我觉得有点奇怪，在看过的那份资料上分明说，“荣宝斋”和“松竹斋”合并后扩大营业范围，附设作坊，木版水印书画。难道这书画的

“书”，指的仅仅是书法的“书”，而不是书籍的“书”？这么一想便若有所悟，是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昏昏然地跑来买什么线装书哩。那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面提到的书店和所买所卖之《金瓶梅》等书籍又作何解释呢？去问谁，只好自问自答了：这琉璃厂的书画市场不是恢复不久吗？也许是改革开放后，外宾纷纷涌入，中国的字画（我这里用了一个“字”字，以区别于书籍的“书”）、古玩一类的东西成了抢手货，书画商们便抢抓机遇，以营业字画古玩为主业，把书籍的经营搁置一边或暂时搁置一边了。这样的理解对吗？谁知道呢？

我又在那宽敞的营业间里绕了一圈，出了“荣宝斋”回宾馆。虽然空手而归，也终于算是长了见识。

（1979年10月26日）

北海杂记

夏天的六月去游北海，气候还不是十分炎热。进了大门来到水边，迎面扑来一阵阵荷叶的清香，精神为之一振。

沿岸行，直觉周围的环境比过去清洁了许多。今天不是假日，园内的游人很少，显得非常幽静，可以畅快地领略一下十分难得的闲情逸致了。

离岸边较远的水中有几只游船，从船上传来手风琴伴奏的歌声，像是一群小学生。歌声很耳熟，仔细一听，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由然地停下静听，直至曲终船去。这只歌我很喜欢，它的旋律和节奏都很美。歌声起处让你有一种心旷神怡，海阔天高，催人奋进的感觉。如果记得不错，它开始流行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歌曲，而是下一代少先队员们的歌曲。但一首好歌是不会被“代沟”隔断的。自从“四清”特别是“文革”之后便一直没有听到过了，现在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唱着这首歌“天天向上”的少先队员们，已是眼前正在船头高唱这首歌者的父辈了。心念及此，免不了漾起微微的感叹。

沿着山路缓缓而上，我登上了白塔。它建于清顺治八年，经历了大清国的十位皇帝爷，见证了二百六十七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盛与衰。但比起整个北海的历史，它只能算是晚辈的晚辈。据说北海的建设始于辽，在此建筑林园，作为游乐场所；金代蓄水成湖，积土为岛；之后元、明、清三朝皆有扩建而形成现在的规模。

置身于白塔边，“三海”和故宫尽收眼底。故宫的黄瓦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它似乎在向游人显耀着明、清两代的辉煌。辉煌，明、清两代近六百年的历史都可以用这“辉煌”二字来形容？否，辉煌是有的，阴暗也不少。

提到辉煌，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才疏识浅吧，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明、清两代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四大名著”自不用说了，当然《三国演义》和《水浒》的成书在元代末年，但风行始于明，一般的文学史都将其归入明代的范围。《西游记》出于明，《红楼梦》成于清是尽人皆知的。此外，如果从《金瓶梅》、《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名著起，开列一个书单，到晚清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直到宣统爷时才出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有戏剧方面的《长生殿》、《桃花扇》，等等等等。真可称得上浩若烟海，辉而煌之了。我认为明清的小说完全可以和唐诗、宋词相媲美，可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三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此之外，堪称辉煌者还有什么？恕我无知，在我的认知中，也还是有的但很零碎。作为一个个具体历史事件都可称辉煌，例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清代的平“三藩”和收复台湾等等，但都没有引发全社会的变革，起到划时代的历史作用。这恐怕就要从根本制度上去找原因了。明清两朝的根本制度如何？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概括：“历代都行秦王政。”明清不仅不例外，而且变本加厉，其皇权专制程度不亚于秦始皇。既专制残暴而又不思进取，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腐朽没落。据说明朝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有的皇帝待在深宫拥美自娱，可以几年不上朝问事，积弊代代相传，乃至到了崇祯时，虽想有为而不可为之也，落到最后一条绳子（也许是白绫一类细软也未可知）吊在树上，结束了朱氏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中央统制。大清虽然有个约一百三十年的“康乾盛世”，但就在那同一个时期，欧洲却有了蒸汽机，有了电，引来工业革命，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而我们却

依然闭关自守，以致引来了鸦片战争及相继而来的一系列耻辱。这么一想，眼前那一片红墙黄瓦的建筑，却又有些黯然失色了。

从白塔上下来，我又进入“团城”。“团城”的范围很宽，我只去了“玉瓮亭”，为乾隆年间所建。其内陈设一传世玉器——玉瓮，高约数米，很壮观。亭子里立有一块石碑，用汉、满两种文字记述其历史，是乾隆爷的署名，也是他的亲笔。乾隆皇帝的手迹我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江南一带见过多次。说明这位“爷”是很喜欢露两手的。但公平地说人家的书法也确拿得出来。据说大清的皇帝中善书法者不只康熙乾隆二人，只不过他们两人在位的时间长，走的地方多又喜于表现，才使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祖孙二人的墨宝。

书法只是表象，实质是大清的皇帝们，从入关后的顺治至少是从康熙起，都是在中华传统主体文化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可见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文化汉文化的包容性之广，融化能量之高，并非掌权者的民族属性可改变的。据说大清国的皇帝们多数都精通四书五经，崇尚孔、孟之道。悠悠二百余载，一代接一代地依靠它统治江山稳固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面继承，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结果世人皆知，就不用赘述了。由此便想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应持的态度，翻开历史（昨天的事便是历史）全盘肯定，一例视之为宝贝者有之；全盘否定，一例视之为垃圾者有之。两个极端的结果，也是世人皆知，无须赘述的。但如此翻来覆去，如何正确地解决好肯定和扬弃、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为永远待解的难题了。

（1981年6月）